歐陽修集/卷07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易童子問卷二 ◄

歐陽修集
卷七十八・易童子問卷三

► 外制集卷一

童子問曰：「《繫辭》非聖人之作乎？」曰：「何獨《繫辭》焉，《文言》、《說卦》而下，皆非聖人之作，而眾說淆亂，亦非一人之言也。昔之學《易》者，雜取以資其講說，而說非一家，是以或同或異，或是或非，其擇而不精，至使害經而惑世也。然有附托聖經，其傳已久，莫得究其所從來而核其真偽。故雖有明智之士，或貪其雜博之辯，溺其富麗之辭，或以為辯疑是正，君子所慎，是以未始措意於其間。若餘者可謂不量力矣，邈然遠出諸儒之後，而學無師授之傳，其勇於敢為而決於不疑者，以聖人之經尚在，可以質也。

童子曰：「敢問其略？」曰：「《乾》之初九曰『潛龍勿用』，聖人於其《象》曰『陽在下也』，豈不曰其文已顯而其義已足乎。而為《文言》者又曰『龍，德而隱者也』，又曰『陽在下也』，又曰『陽氣潛藏』，又曰『潛之為言，隱而未見』。《係辭》曰：『乾以易知，坤以簡能。易則易知，簡則易從。易知則有親，易從則有功。有親則可久，有功則可大。可久則賢人之德，可大則賢人之業。』其言天地之道、乾坤之用、聖人所以成其德業者，可謂詳而備矣。故曰『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』者，是其義盡於此矣。俄而又曰：『廣大配天地，變通配四時，陰陽之義配日月，易簡之善配至德。』又曰：『夫乾，確然示人易矣。夫坤，隤然示人簡矣。』又曰：『夫乾，天下之至健也，其德行常易以知險。夫坤，天下之至順也，其德行常簡以知阻。』《繫辭》曰『六爻之動，三極之道也』者，謂六爻而兼三材之道也。其言雖約，其義無不包矣。又曰：『《易》之為書也，廣大悉備。有天道焉，有人道焉，有地道焉。兼三材而兩之，故六。六者非他也，三材之道也。』而《說卦》又曰：『立天之道曰陰與陽，立地之道曰柔與剛，立人

之道曰仁與義。兼三材而兩之，故《易》六畫而成卦。分陰分陽，迭用柔剛，故《易》六位而成章。』《繫辭》曰『聖人設卦觀象，係辭焉而明吉凶』，又曰『辨吉凶者存乎辭』，又曰『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，而觀其會通，以行其典禮，係辭焉以斷其吉凶，是故謂之爻』，又曰『《易》有四象，所以示也。係辭焉，所以告也。定之以吉凶，所以斷也』，又曰『設卦以盡情偽，係辭焉以盡其言』。其說雖多，要其旨歸，止於係辭明吉凶爾，可一言而足也。凡此數說者，其略也。其餘辭雖小異而大旨則同者，不可以勝舉也。謂其說出於諸家，而昔之人雜取以釋經，故擇之不精，則不足怪也。謂其說出於一人，則是繁衍叢脞之言也。其遂以為聖人之作，則又大繆矣。孔子之文章，《易》、《春秋》是已，其言愈簡，其義愈深。吾不知聖人之作，繁衍叢脞之如此也。雖然，辨其非聖之言而已，其於《易》義，尚未有害也。而又有害經而惑世者矣。《文言》曰『元者善之長也，亨者嘉之會也，利者義之和也，貞者事之幹也』，是謂乾之四德。又曰『《乾》元者，始而亨者也。利貞者，性情也』，則又非四德矣。謂此二說出於一人乎，則殆非人情也。《繫辭》曰：『河出圖，洛出書，聖人則之。』所謂圖者，八卦之文也，神馬負之自河而出，以授於伏羲者也。蓋八卦者非人之所為，是天之所降也。又曰：『包羲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則觀象於天，俯則觀法於地，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，近取諸身，遠取諸物，於是始作八卦。』然則八卦者是人之所為也，河圖不與焉。斯二說者已不能相容矣，而《說卦》又曰『昔者聖人之作《易》也，幽讚於神明而生蓍，參天兩地而倚數，觀變於陰陽而立卦』則卦又出於蓍矣。八卦之說如是，是果何從而出也？謂此三說出於一人乎，則殆非人情也。人情常患自是其偏見，而立言之士莫不自信，其欲以垂乎後世，惟恐異說之攻之也，其肯自為二三之說以相牴牾而疑世，使人不信其書乎？故曰非人情也。凡此五說者自相乖戾，尚不可以為一人之說，其可以為聖人之作乎？」

童子曰：「於此五說，亦有所取乎？」曰：「《乾》無四德，河、洛不出圖書，吾昔已言之矣。若元亨利貞，則聖人於《彖》言之矣。吾知自堯、舜已來，用卜筮爾，而孔子不道其初也，吾敢妄意之乎？」童子曰：「是五說皆無取矣，然則繁衍叢脞之言與夫自相乖戾之說，其書皆可廢乎？」曰：「不必廢也。古之學經者皆有《大傳》，今《書》、《禮》之傳尚存。此所謂《係辭》者，漢初謂之《易大傳》也，至後漢已為《繫辭》矣。語曰：『為趙、魏老則優，不可以為滕、薛大夫也。』《係辭》者謂之《易大傳》則優於《書》、《禮》之傳遠矣，謂之聖人之作，則僭偽之書也。蓋夫使學者知《大傳》為諸儒之作，而敢取其是而舍其非，則三代之末，去聖未遠，老師名家之世學，長者先生之餘論，雜於其間者在焉，未必無益於學也。使以為聖人之作，不敢有所擇而盡信之，則害經惑世者多矣。此不可以不辨也，吾豈好辨者哉！

童子曰：「敢問四德？」曰：「此魯穆薑之所道也。初，穆薑之筮也，遇《艮》之《隨》，而為『《隨》，元亨利貞』說也，在襄公之九年。後十有五年，而孔子始生，又數十年而始讚《易》。然則四德非《乾》之德，《文言》不為孔子之言矣。」童子曰：「或謂左氏之傳《春秋》也，竊取孔子《文言》以上附穆薑之說，是左氏之過也，然乎？」曰：「不然。彼左氏者胡為而傳《春秋》，豈不欲其書之信於世也？乃以孔子晚而所著之書，為孔子未生之前之說，此雖甚愚者之不為也。蓋方左氏傳《春秋》時，世猶未以《文言》為孔子作也，所以用之不疑。然則謂《文言》為孔子作者，出於近世乎。」

童子曰：「敢問八卦之說？或謂伏羲已授河圖，又俯仰於天地，觀取於人物，然後畫為八卦爾。二說雖異，會其義則一也，然乎？」曰：「不然。此曲學之士牽合傅會，以苟通其說，而遂其一家之學爾。其失由於妄以《繫辭》為聖人之言而不敢辨，故不得不曲為之說也。河圖之出也，八卦之文已具乎，則伏羲授之而已，復何所為也？八卦之文不具，必須人力為之，則不足為河圖也。其曰觀天地、觀鳥獸、取於身、取於物，然後始作八卦，蓋始作者前未有之言也。考其文義，其創意造始其勞如此，而後八卦得以成文，則所謂河圖者何與於其間哉？若曰已授河圖，又須有為而立卦，則觀於天地鳥獸、取於人物者皆備言之矣，而獨遺其本始所授於天者，不曰取法於河圖，此豈近於人情乎？考今《係辭》二說離絕，各自為言，義不相通，而曲學之士牽合以通其說，而誤惑學者，其為患豈小哉！古之言偽而辨、順非而澤者，殺無赦。嗚呼，為斯說者，王制之所宜誅也！」

童子曰：「敢問生蓍立卦之說？或謂聖人已畫卦，必用蓍以筮也，然乎？」曰：「不然。考其文義可知矣。其曰『昔者聖人之作《易》也』者，謂始作《易》時也。又曰『幽讚於神明而生蓍，參天兩地而倚數，觀變於陰陽而立卦，發揮於剛柔而生爻』者，謂前此未有蓍，聖人之將作《易》也，感於神明而蓍為之生，聖人得之，遂以倚數而立卦，是言昔之作《易》立卦之始如此爾。故漢儒謂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者，用此說也。其後學者知幽讚生蓍之怪，其義不安，則曲為之說，曰用生蓍之意者，將以救其失也。又以卦由數起之義害於二說，則謂已畫卦而用蓍以筮，欲牽合二說而通之也。然而考其文義，豈然哉？若曰已作卦而用蓍以筮，則大衍之說是已。大抵學《易》者莫不欲尊其書，故務為奇說以神之。至其自相乖戾，則曲為牽合而不能通也。

童子曰：「敢請益。」曰：「夫諭未達者，未能及於至理也，必指事據跡以為言。余之所以知《繫辭》而下非聖人之作者，以其言繁衍叢脞而乖戾也。蓋略舉其易知者爾，其餘不可以悉數也。其曰『原始反終，故知死生之說』，又曰『精氣為物，遊魂為變，是

故知鬼神之情狀』云者，質於夫子平生之語，可以知之矣。其曰『知者觀乎彖辭，則思過半矣』，又曰『八卦以象告，爻彖以情言』云者，以常人之情而推聖人可以知之矣。其以《乾》、《坤》之策『三百有六十，當期之日』，而不知七八九六之數同，而《乾》、《坤》無定策，此雖筮人皆可以知之矣。至於何謂『子曰』者，講師之言也。《說卦》、《雜卦》者，筮人之占書也。此又不待辨而可以知者。然猶皆跡也，若夫語以聖人之中道而過，推之天下之至理而不通，則思之至者可以自得之。」童子曰：「既聞命矣，敢不勉！」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